致樂堂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致樂堂記
作者：元好問　金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元好問集/33》和《元遺山集/卷33》

癸丑之夏，余以事來故都。進士新城王惇甫、溫陽張無咎謂余言：「武川賈仲德、仲溫貪慕高誼久，欲奉杖屨，致師賓之敬。日者以守義輩為介，吾子既惠顧之矣。仲德故家，世淳厚，兄弟力供子職，所以事其母者，滫瀡脂膏、醪醴乳藥無不給，昏定晨省、寒溫燥濕無不戒，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。比年以來，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，《孝經》《語》《孟》以次卒業，駸駸乎行己之學，非但涉獵之而已。事母既孝，而事其兄惟謹，友愛弟者甚篤，閨門雍睦，中表以為法。母氏春秋高，而神明未衰，弄孫之外，尚能視諸婦補紉。歲時顯壽，言笑晏晏，諸福備其方來而未艾也。與之共學者，因以「致樂」名其堂，取「養則致其樂」者。堂未有記，幸吾子終教之。」

余謝曰：「僕也衰謬，顧何以答盛意？雖然，嘗聞之師：『致樂』云者，所以卜孝者之淺深，懼其乍出乍入，若存若亡，使之時自省察焉耳！蓋親之於其子，子之於其親，一體而分也，違遠相通也，憂患相感也，猶草之有實，木之有根心也。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，自然之理，與生俱生，於繈褓，於膝下，於成童，至於終身焉。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，疾痛苦困，必呼親而訴之，不謂之根於心、成於性而可乎？故有深愛者，斯有和氣；氣和矣，斯有愉色；色愉矣，斯有婉容。怙恃之下，托二天以為庇，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，鼓舞動蕩，喜不自任。老萊子衣爛編之衣，弄鳥雀於親側，非矯飾也，惟聖人有因心之教，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。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，使有日新之功、省察之說，其憂天下後世，不既懇切至到矣乎！余行天下四方，惟燕析木之分，風土完厚，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，而不為遼霫之所變遷。是以敦龐耆艾之士，視他郡國為尤多。至於子弟秀民，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，若之子者皆是也。是家不階於儒素之業，不漸於教育之化，乃能自樹立如此，所謂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』者，尚庶幾焉！然則名堂之意，殆惇甫、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，故予樂為記之。」

嗚呼！昊天罔極，父母之德也；白駒過隙，父母之年也。人子之情，曷維其已。「言不稱老」，《禮》別自尊之嫌；「我獨何害」，《詩》存終養之慕。故牲牢不加於菽水，三釜無羨乎萬鍾。古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，而惜報劉之日短也。子曾子有言曰：「君子有三樂，有天下不與存焉。」其一曰有親可事，是則有親可事者，何其幸歟！樂哉斯堂。吾於是乎有感。

五月望日，河東人元某記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